



境界 情怀 担当

——读《透视:信访与群众工作》

◎ 冯军

欣闻成云新同志有著作出版，拜读后即给作者发去两则信息：“呕心沥血之作，说尽信访事，发良心之呐喊”“功夫细腻，见解深刻；知识渊博，逻辑严谨；站位高远，情怀厚重”。写书是要耗费心神的，这本书原创观点很多，涉猎广泛，思深忧远。

这是一篇“境界”之作。本书把信访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掰开揉碎了说，运用矛盾论、实践论、系统论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广泛涉及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行政学、管理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知识，道尽信访的前世今生，说透信访的观念争议，指归信访工作的本质属性，体现了作者广博的知识积累、深入的学术思考、长期跟踪研究的深厚功底。可以说，这是一次对信访理论全领域的崭新探究，是作者对党的信访工作长期思索实践的一次厚积薄发，是作者对信访工作热爱的一次畅情抒发。“境界决定高度”，书中凝结着作者强烈的责任使命意识，是对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深刻体认，是对信访工作回归群众工作路线本源的热切呼吁。

这是一篇“情怀”之作。作者多层次、多维度反复析论“群众与干部”这对信访活动中的主要矛盾关系，着力围绕“干部”这个矛盾主体角色作了多角度剖析定位。突出强调了作为“干部”这个集合，在信访活动中，要深刻领悟信访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深刻领会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的深刻意义，并把它内化为我们的工作自觉。强调坚持对群众负责与对党负责相统一，对割裂或偏离两者正确关系、导致信访功能异化的现象进行了逻辑严谨的批驳指正。可以说，通篇凝结着作者“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浓厚情怀。“情怀决定胸襟”，作者将使命情怀融于笔端，胸怀大局，文章富有深情和穿透力。

这是一篇“担当”之作。当今，信访工作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信访工作体系、制度在不断进步和发展，但基层一线干部面临着沉重的信访工作压力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作者以丰富的信访工作实践经验、丰厚的学术素养，以及对当今信访问题的敏锐感知，直面当前信访工作争议、争论、困惑甚至是不良现象，博采各家观点，进行独立思考，形成原创性成果，并以极大的自信和勇气，呼吁正视信访制度所涉及的系列问题。“担当决定作为”，作者把握信访工作时代需求，应答信访工作时代之问。我认为，此书是作者将学术探究的爱好，与信访工作社会责任融为一体的一次有益尝试。

(作者单位:如东县信访局)



《一千零一夜》

插图选(8)

乔治·索帕 绘

阿拉丁偷看白
德尔·布杜尔公主。



新书快递

书会说话
顾真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出版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书人”故事、妙趣横生的书林掌故、典雅非凡的古籍佳本、温暖人心的书痴缘分……顾真将书业的旧时光一点一点地搬运进这本书，以隐含的内在联系编排，不同文章间仿佛小径相通的花园，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游览路线。

创作与爱
[芬兰]图拉·卡尔亚莱宁著
中信出版集团

姆明之母托芙·扬松的人生不仅关乎姆明，不仅关乎童话。她是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作家，也是芬兰著名的诗人、油画家、连环画家。她跳跃于不同的领域之间，书写和描绘着自己的生活。她秉承一种哲学：安静地、毫不妥协地拥抱着属于自己的自由。

韩国电影100年
范小青著
上海三联书店

从1919年第一部电影上映，到21世纪迎来民族电影的崛起与辉煌，韩国电影走向世界，在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本书中有产业视角的全景分析、有各代际创作者的群像光谱、有独家的业内访谈，从多个维度梳理出了一条专业的路径。

小镇做题家
谢爱磊著
上海三联书店

谢爱磊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对高校农村籍学子的家庭背景、学业表现、社会适应与就业出路等情况作出全面分析。用丰富的数据与事实，客观呈现农村与小镇学生在精英大学的身心适应情况，还原“小镇做题家”在社会舆论偏见遮蔽下的真实境遇。



近圃收藏

◎ 郑伯克

黄裳为自藏旧钞本《裘杼楼藏书目》写过多篇跋语，其中著录前人的同一方藏书印却不尽相同，《来燕榭读书记》作“口圃收藏”，《来燕榭书跋手迹辑存》作“近圃收藏”，《榆下夕拾》作“近圃考藏”，按之影印图版，则作“近圃收藏”者是。

近圃系张乃熊之号，“一字芹伯，钧衡长子，浙之吴兴人，寓居上海，析适园所蓄善本之半，而搜求亦勤，颇有不见于《适园藏书志》之精本。尤致力于黄丕烈批校题跋之书，所得逾百种。其藏书于对日抗战期间，悉售归国立中央图书馆”，由郑振铎经手。“总数约一千五百种，除普通书外，善本约有一千二百种，惟亦有中下之品窜杂其间，最精之品，总在五六百种以上。”郑振铎说，“芹货点收，将次完竣，佳品缤纷，应接不暇，静夜孤灯，披卷相对，别有一种异香溢出册外，诚足自喜自慰矣。”

而张乃熊藏书归公，张珩从中接洽颇力。张珩是张乃熊之子，即张乃熊之侄、张钧衡之孙。因张乃熊英年早逝，人所罕知，刘成禺谓“青葱玉树张公子，整理庋藏守父心”，附注“适园丛书五百九十一本，主人张葱玉（即张珩）笃守父书”，即以张珩为张钧衡的贤郎，而李红英《寒云藏书题跋辑释》也认作张乃熊的令子，均非是也。

张乃熊著《近圃善本书目》原是为了买卖双方点验藏书而作，此中所载“《裘杼楼藏书目》，不分卷，桐乡汪氏藏书，钞稿本，一册”，应该未被点收，否则归公以后似不至于流落民间。据黄裳说，“此《裘杼楼藏书目》，得于海上书肆。初携归时尚为散叶，盖以备影印者未允见售，只持归一观耳，云为故友某君之物，其人近已离沪，不便相让，终以归余”，时为“三十八年七月廿三日”，海上书肆即郭石麒汉学书店，某君即郑振铎。“留斋中几及一载，始付装池”，1950年11月15日，“此书装成，故友郑君西谛（即郑振铎）适来自北京，何巧合乃尔耶”。



王谑庵谈“嗳哟”四义

◎ 霍加圣

王思任，字季重，号谑庵，浙江绍兴人，明代文学家。我早年在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中读过他的文章。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复印本，竖行繁体。我随手一翻，便翻到王季重小品《游敬亭山记》。我曾就读于宣城师范学校，距离敬亭山不远，每逢三月三都会与同学一起去踏青。这篇文章立刻吸引了我，读后还写了一篇短文，投给当地报纸副刊，竟然也发表了。

前些年在书店闲逛，发现一本《王思任小品全集详注》。装帧不是十分讲究，封面尚且淡雅，拿在手里很舒服，遂买了回来。也只是随便翻翻，不想读到一则尺牍《复秦朱明》，颇有意思。信中写道：“秀才读书，知道半字，就已难得。但得大意，不求甚解，亦捷径法也。然此语不可为训，大抵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譬之‘嗳哟’二字，卒然起者为惊声惜声，敛而伸之则为不然不肯

之声，急暴大呼则为痛声，媚喁微蹙则为儿女快活之声，非一端可尽，只在唇吻间轻重缓急写出也。”

王谑庵谈读书之法、音韵之学，我一知半解。但他以“嗳哟”二字为例，来谈语音的变化导致表情达意的差别，正如注评者所言，“既恰切又生动”。用四种不同的腔调发出“嗳哟”之声，无论从说者还是从听者的角度看，感觉完全不同，有时甚至是相反。不信你自己试一试。